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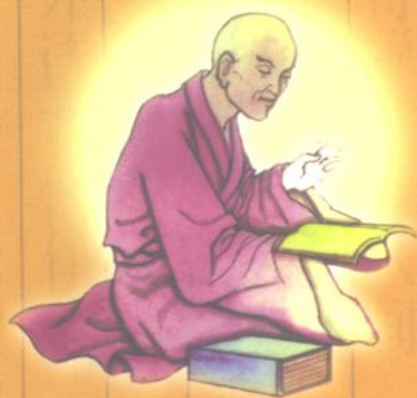
中国佛教文化丛书



林建福
陈鸣
著

文苑佛光

—中国文僧



华文出版社

中国佛教文化丛书

光 佛 苑 文

—— 中国文僧

林建福 陈 鸣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苑佛光: 中国文僧/林建福, 陈鸣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7. 1

(中国佛教文化丛书)

ISBN 7-5075-0539-1

I. 文… II. ①林… ②陈… III. ①文学家: 僧侣-生平事迹②文学家: 僧侣-文学研究 IV. 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6066 号

文苑佛光——中国文僧

著 者: 林建福 陈 鸣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郭增荫 胡圣云

封面设计: 王铁麟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7990 63099271

邮 编: 100800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9. 25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00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539-1/B·10

定 价: 14. 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目 录

一、丑者的魅力

- 东晋学者、诗僧支遁 (1)
- (一) 吃生鸡蛋也是杀生 (1)
- (二) 化丑为美的诀窍 (4)
- (三) 他征服了王羲之 (13)
- (四) 京师名士又倾倒 (22)
- (五) 寄情山水发清音 (24)

二、他留下了一串谜

- 南北朝文僧慧地 (刘勰) (30)
- (一) 佛门与宫门 (30)
- (二) 梦的启示 (34)
- (三) 终于跨进了宫门 (42)
- (四) 临终入空门 (53)

三、袜子反穿真舒服

——唐代诗僧梵志	(56)
(一) 人生犹如木偶戏	(57)
(二) 冷眼观世心中热	(64)
(三) 行吟僧的菩萨心肠	(70)
(四) 土馒头的滋味	(81)
四、清音长在 遗则永存	
——唐代诗僧皎然	(89)
(一) 求实无门入空门	(91)
(二) 身在空门心不空	(98)
(三) 他终于疲倦了	(106)
(四) 留得禅音在人间	(110)
五、“衲气不除”的苦吟诗人	
——唐代诗僧无本(贾岛)	(115)
(一) 凡心在躁动	(117)
(二) 脱去袈裟	(120)
(三) 十年翻飞空苦鸣	(130)
(四) 苦辛词自苦吟出	(133)
(五) 他的仕宦梦圆了吗	(139)
六、第一个“公案”大师	
——宋代文僧重显	(143)
(一) 投奔普安院	(144)
(二) 东行求禅法	(149)

（三）雪窦山上一诗僧	（156）
------------------	-------

（四）两本“公案”	（160）
-----------------	-------

七、无名和尚大诗僧

——北宋诗僧道潜	（166）
----------------	-------

（一）初访苏东坡	（167）
----------------	-------

（二）乌台诗案	（171）
---------------	-------

（三）方外诗友传佳话	（174）
------------------	-------

（四）几度还俗	（178）
---------------	-------

（五）道出一个“真”	（181）
------------------	-------

八、铁窗关不住的“文字禅”

——北宋文僧惠洪	（185）
----------------	-------

（一）第一次入狱	（186）
----------------	-------

（二）吃尽了冤枉官司	（192）
------------------	-------

（三）禅门里的“文字禅”	（199）
--------------------	-------

九、明初第一等宗师

——明代诗僧梵琦	（207）
----------------	-------

（一）一首禅偈	（208）
---------------	-------

（二）老禅师念阿弥陀佛	（214）
-------------------	-------

（三）诗歌里的极乐世界	（218）
-------------------	-------

十、高处不胜寒

——明朝文僧道衍	（226）
----------------	-------

(一) 一语破天机	(226)
(二) 出家人的文字狱	(232)
(三) 扶起永乐皇帝	(235)
(四) 诗中自有和尚心	(239)
十一、但愿人间有好诗	
——清末诗僧敬安	(246)
(一) 少年孤儿想念书	(247)
(二) 小和尚大手笔	(251)
(三) 燃指供佛	(254)
(四) “白梅和尚”名扬天下	(257)
(五) 诗人的愤怒	(261)
十二、风流才子苏曼殊	
——近代博经和尚	(266)
(一) 少年和尚博经	(267)
(二) 无结果的初恋	(271)
(三) 逃婚躲进小庙	(274)
(四) 空无诗情	(275)
(五) 为人怪癖	(279)
(六) 出家人的情怀	(285)

一、丑者的魅力

——东晋学者、诗僧支遁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公元 362 年）的某一天，建康东安寺里正在开讲《道行般若经》。讲堂里挤满了人，他们个个听得入了迷，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听到会心处，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再看主讲者，却是个又黑又丑的和尚。本来，才能学问同相貌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要知道，魏晋时代是个极看重人的相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竟有这样一个人长得奇丑的和尚将一大群人吸引在自己身边，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吃生鸡蛋也是杀生

一天夜晚，在余杭山的一座草庐中，隐隐地传出一阵说话声，听声音好像是一老一少。那是一对

师生，他们在讨论关于“杀生”的问题。老师说：“《庄子》里说的庖丁解牛，《孟子》里说的齐宣王要人杀了羊去祭天地祖宗，固然是杀生，就是吃鱼肉荤腥也是杀生。孟子要君子远庖厨，是出于圣贤的一片恻隐之心，但是还不彻底，真正的恻隐之心是要戒绝一切荤腥。”学生说：“老师，你老人家讲的都对。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吃生鸡蛋算不算杀生呢？”老师回答：“当然算，鸡蛋是鸡的孩子啊！”学生随即又说：“可只有从鸡蛋里孵出来的小鸡，才是鸡的孩子。吃小鸡是杀生，吃鸡蛋怎么是杀生呢？”师生俩一来一往辩论了多时，老师尽管讲得口干舌燥，却怎么也不能说服他那固执而善辩的学生。

几年以后，老师去世了。想到老师平时对自己的殷殷教诲，做学生的心里充满着悲伤和怀念。又是一个夜晚，他坐在昏暗的灯下呆呆地回忆老师生前的一言一行。朦胧之中，他看到老师站在自己面前，手里还拿着一个鸡蛋。正纳闷间，老师忽然把鸡蛋往地上掷去，只见蛋壳破裂处，摇摇摆摆地走出一只长着一身嫩黄色茸毛的小鸡。他正要定神细看，却一刹那什么都不见了。

他细细地回味着刚才那梦中的一幕，猛然间醒悟了。这不正是说明吃生鸡蛋也是杀生吗？这是老

师对我最后的一次教诲，他要领我和众生一起走出苦海，到达幸福的彼岸，我不应当使他老人家失望。他意识到，只有出家，才能断绝一切戕害众生的念头。于是，他毅然遁入空门。巧得很，他姓支，名也恰恰叫遁，字道林。那是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的事，当时他二十五岁。

支遁出身于一个世代奉佛的家庭，他的祖上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人，有的说是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永嘉之乱时，迁居江东。他自小聪明异常，早在出家前就熟读老庄、潜心释典，并且都有自己的体会。支遁时而也到寺庙去讲经，他讲经善于抓住大义，而不屑斤斤于字句的解释。对此，一些寻章摘句之徒颇有非议。而据说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的谢安却十分欣赏这种方法，把它比作九方皋相马。九方皋是春秋时代与伯乐齐名的识别千里马的专家。他挑选马匹，只看那马是否跑得快，而对马的玄黄牝牡一概视而不见。凡此种种都说明，老师的点拨固然是导致支遁出家的契机，而长期地浸润于佛教经典，并且有某种超常的悟性，则是根本的原因。一句话，他是夙具慧根。

（二）化丑为美的诀窍

出家后约过了三四年，为了宣传佛教，也为了检验一下自己在佛学上的造诣，支遁来到了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

乍到建康，支遁便遇上一大障碍，这就是他的容貌所带来的麻烦。魏晋时代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当时的门阀士族极为看重自身的容貌仪表，并且由己及人。于是品评人物成为一代风气，又由品人物而发展为品诗品画。那些上层贵族以他们高度的文化素养和独特的审美眼光，凭借优越的社会地位，居高临下地审视、评论着上流社会圈子内的每一个人。他们的评论极具权威性，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某人的进退黜陟便出于他们的唇舌之间，而其间容貌仪表的美丑又是他们臧否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甚至是先决条件之一。对于美男子，他们往往用一种简洁隽永，极形象又极抽象（看似矛盾，但事实确是如此）的语言来进行赞美，如称夏侯玄“朗朗如明月之入怀”，称嵇康站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醉卧则“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裴楷长得白，人称“玉人”，说是一见到他，便“如玉山上行，光

映照人”。而对于其貌不扬者，他们则用同样的语言作刻薄的嘲笑挖苦。魏明帝曹睿有一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同夏侯玄坐在一起，毛曾长得不漂亮，所以当时人把两人坐一起的情形比作“蒹葭倚玉树”。蒹葭是芦苇一类的水草，因其常见，所以人们往往把它比作低贱之物。王衍长得漂亮，王敦称他处在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一般贵胄子弟都把父母生就的一副好皮囊视作飞黄腾达的基础，引以自豪的资本。王蒙常常边照镜子边自言自语：“王文开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漂亮儿子。”（文开是他父亲王讷的字）有了这副好皮囊便处处受到青睐。西晋太康时代的诗人潘岳是名闻古今的美男子。他每次外出，那些女子一见，便会手拉手把他团团围在洛阳道上，边欣赏他的美貌，边把各种果子纷纷抛到他坐的车上，往往是满载而归。而另外两位太康诗人左思和张载，却因其貌不扬，受到了截然相反的遭遇。左思得到的是妇女们的唾沫；张载得到的是小孩子们扔的满车瓦片石子。美男子中也有极少数承受不起这种青睐的。卫玠人称“璧人”，他的舅舅骠骑将军王济虽也长得不俗，但在这位漂亮外甥面前总有点自惭形秽。有一次，卫玠从豫章（今江西南昌）来到建康。

京城中人久闻其美名，一时间“观者如堵墙”。卫玠身体素来单薄，又不曾见过这种群情沸腾的阵势，忙于应接之下，疲劳成疾，最后竟一命呜呼。“看杀卫玠”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虽然如此，但人们的爱美之心丝毫未减，并且在保持天生丽质的同时，更在仪态风度上刻意修饰，务使日臻完美。手持麈尾，峨冠博带，容貌俊美，皮肤白皙，仪表优雅，气质飘逸，机敏洒脱，发语玄远，是当时清谈名士的典型形象。

与这样一种形象相对照，支遁的差距是实在太大了。他长得既黑且丑又怪，一对眼睛，眼珠不黑，眼白不清，似瞎非瞎。这样一副长相当然要使那些京师名士大倒胃口。即使当他后来在京城中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时候，有人还是不肯同他见面。一班名士有一次邀请阮裕一起去拜访支遁。阮笑着说，我现在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极想听听林公的高论，另一方面却实在怕看见他的那副尊容。又有一次，王徽之去拜访谢万，看到支遁正坐在那里高谈阔论，神采飞扬。王半开玩笑地问谢：假如林公的须发没有剃掉，他的风采会不会超过现在？”谢回答道：“唇齿相依，当然不可缺一。但须发的有无同人的精神风貌有什么关系呢？”支遁因为自己长得不漂

亮，在这方面极为敏感，最反感别人对他评头论足。现在见两人如此调侃他，不禁气呼呼地说：“我这堂堂七尺之躯，今天算是卖给你们二位了！”

事后想想，支遁实在有点后悔。那班名士最爱标榜自己修养好，我这一发脾气，不正把自己修养上的不足暴露在他们面前了吗？相貌是爹妈给的，改变不得，在这方面越忌讳人家说，人家就越抓住不放。为今之计，只有从别的方面来进行弥补。

考虑再三，他决定从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努力培养自己的名士风度，以雍容脱俗的仪态气质来弥补长相上的先天缺陷。在这方面，他是有充分信心的。《庄子·德充符》里的一群人，不但相貌奇丑，而且个个残疾。然而，他们硬是凭着自己完美的道德，不但让一国之君倾倒，也引得那些漂亮姑娘趋之若鹜，铁了心要嫁给他们。从近的来说，例子更多。魏武帝曹操觉得自己不美，所以他让崔琰冒名顶替接见匈奴使者，自己提着刀站在坐榻旁。结果使者后来对人说，那个提刀侍立在坐榻边上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还有那个酒鬼刘伶，人虽长得丑，却凭着放荡不羁的名士风度，跻进了“竹林七贤”的行列。与此相反，左思出身寒微，长相不佳，已是先天不足，偏偏又是口吃，故尔怕在人前说话，满

腹才华无从表现。这种畏缩拘谨最被名士们瞧不起，于是又吃了大大的一亏。尽管他后来写出了名重一时的《三都赋》，使得洛阳为之纸贵，但终究没有在京城站住脚，被迫“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在林泉之下了却一生。这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风度气质的重要。何况名士们的品藻人物大都是二者兼顾，譬如当时人赞誉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就是从形神两方面说的。反之，徒有一张好脸蛋，其他方面不行，也会受到讥嘲。王导是东晋政坛的核心人物，又是当时的清谈领袖，他的次子王恬也是个美男子。但王导却是见了他就不高兴。有一次抚着儿子的背叹息：“我遗憾的是你的才与你的貌不相称啊！”在点评了别人之后，支遁又对自己作了一番掂量。他觉得自己思维敏捷，好读书而不守章句的作风，与名士习气颇为接近，和尚的身份又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以此为基础，再加以着意的砥砺，就会形成一种内在的魅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士。

另一方面，要在学问上有大的建树，从而令那班名士刮目相看。在这方面，支遁更为乐观。魏晋时代的名士们清谈的内容不外乎一玄二佛，而自己从小就是玄佛双修，贯综内典外书，再下点功夫，定

能有一番创见。

支遁根据佛教大乘般若空宗的观点，对玄学中的“逍遥”理论作了更深入的研究。魏晋玄学家主要是以解释《庄子·逍遥游》的形式来阐述关于“逍遥”的理论的。而在这方面，玄学家向秀，郭象的解释似乎已经达到了顶峰，其他人苦于不能在向、郭之外另标新义。支遁下决心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有一天，他与冯怀、刘系之等人在一起谈论《庄子·逍遥游》。刘系之说：“《逍遥游》说的是万物都以适合各自的本性为逍遥。”支遁随即反驳：“不对！桀纣的本性是残暴，照您的说法，他们只有多杀人才能逍遥了。您的说法仍然没有摆脱向、郭的束缚。”于是他回去将《逍遥游》重新注了一遍。向、郭旧注认为，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小雀掠过树梢而后下，虽有大小差别，但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本性，所以它们的逍遥是一样的。万物都是有所依赖的，但是，只要得到了依赖，而后也就逍遥了。只有圣人才能与外物浑然一体而毫不依赖于外物，因此一举一动都能顺应自然，无所窒碍地纵横驰骋于宇宙之中，而不仅仅是在某个局部消除障碍。支遁认为，所谓逍遥，指的是具有最高修养的人即“圣人”的精神境界。这种人顺应自然的正气而无拘无束地遨游

于无穷的空间，应接万物而不执着于万物，他不需要从万物中得到什么。他有无比幽深的感受却什么也不为，悠游自在，无所不适。这才是真正的逍遥。至于一点小小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就快活得不得了，这就好像肚子饿的人饱吃了一顿粗茶淡饭，口渴的人痛饮了一回劣质酒，还没有尝到佳肴美酒就觉得满足了，这怎么能算是逍遥呢？（参见《世说新语·文学》）新旧对比，高下立判。向、郭旧注把适合本性看作是逍遥，目的是要人们无论贵贱，各守本分，这已经是在赤裸裸地鼓吹名教了。这样的解释不免庸俗。支遁新注将般若学与玄学结合起来，认为只有“圣人”才能达到逍遥的境界，因为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其精神世界却极为神秘而丰富，他面对万物应接自如，却不存一点依赖之心，因为在他看来，万物只是假有，只是空。这不但与《逍遥游》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主旨大致相符，而且将玄学对于“逍遥”理论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向门阀士族展示了一个更神秘、幽远的精神境界和追求目标。玄学家们殚思极虑而不得其解的难题，经支遁一说，顿觉豁然开朗。这些平素狂得目空一切的人物，此时对支遁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的新注称为“支理”，以后谈“逍遥”者，莫不以“支理”